

圈點

百子全書

掃葉山房發行

卷一百一十五

百子全書

華英書局發行

呂氏春秋第十三卷

有始覽第一

有始

一曰天地有始。天微以成地塞以形。天地合和。生之大經也。以寒以暑。日月晝夜知之。以殊形殊能。異宜說之。夫物合而成。離而生。知合知成。知離知生。則天地平矣。平也者。皆當察其情處其形。天有九野。地有九州。土有九山。山有九塞。澤有九藪。風有八等。水有六川。何謂九野。中央曰鈞天。其星角亢氐。東方曰蒼天。其星房心尾。東北曰變天。其星箕斗牽牛。北方曰玄天。其星婺女虛危營室。西北曰幽天。其星東壁奎婁。西方曰顓天。其星胃昂畢。西南曰朱天。其星心井鬼參東井南方曰炎天。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。其星張翼轸。何謂九州。河漢之間為豫州。周也。兩河之間為冀州。晉也。河濟之間為兗州。衛也。東方為青州。齊也。泗上為徐州。魯也。東南為揚州。越也。南方為荊州。楚也。西方為雍州。秦也。北方為幽州。燕也。何謂九山。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。何謂九塞。大汾冥阮荆阮方城轂井陘令疵句注居庸。何謂九藪。吳之具區。楚之雲夢。秦之陽華。晉之大陸。梁之圃田。宋之孟諸。齊之海隅。趙之鉅鹿。燕之大昭。何謂八風。東北曰炎風。東方曰滔風。東南曰熏風。南方曰巨風。西南曰淒風。西方曰飂風。西北曰厲風。北方曰寒風。何謂六川。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。凡四海之內。東西二萬八千里。南北二萬六千里。水道八千里。受水者亦八千里。通谷六。名川六百。陸注三千。小水萬數。凡

四極之內。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。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。極星與天俱遊。而天樞不移。冬至日行遠道。周行四極。命為玄明。夏至日行近道。乃參于上。當樞之下。無晝夜。白民之南。建木之下。日中無影。呼而無響。蓋天地之中也。天地萬物。一人之身也。此之謂大同。衆耳目鼻口也。衆五穀寒暑也。此之謂衆異。則萬物備也。天斟萬物。聖人覽焉。以觀其類。解在乎天地之所。以形。雷電之所以生。陰陽材物之精。人民禽獸之所安平。

名類

二曰。凡帝王者之將興也。天必先見祥乎下民。黃帝之時。天先見大螭大螻。黃帝曰。土氣勝。土氣勝故其色尚黃。其事則土。及禹之時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。禹曰。木氣勝。木氣勝故其色尚青。其事則木。及湯之時。天先見金刀生於水。湯曰。金氣勝。金氣勝故其色尚白。其事則金。及文王之時。天先見火。亦烏銜丹書。集于周社。文王曰。火氣勝。火氣勝故其色尚赤。其事則火。代火者必將水。天且先見水氣勝。水氣勝故其色尚黑。其事則水。水氣至而不知數備。將徙于土。天為者時。而不助農於下。類固相召。氣同則合。聲比則應。鼓宮而宮動。鼓角而角動。平地注水。水流溼。均薪施火。火就燥。山雲草莽。水雲角觴。旱雲煙火。雨雲水波。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。故以龍致雨。以形逐影。師之所處。必生棘楚。禍福之所自來。衆人以為命。安知其所。夫覆巢毀卵。則鳳凰不至。剝獸食胎。則麒麟不來。乾澤涸漁。則龜龍不往。物之從同。不可為記。子不遮乎親。臣不遮乎君。君同則來。異則去。故君雖尊。以白為黑。臣不能聽。父雖親。以黑為白。子不能從。黃

帝曰。芒昧因天之威。與元同氣。故曰同氣。賢於同義。同義賢於同力。同力賢於同居。同居賢於同名。帝者同氣。王者同義。霸者同力。勤者同居。則薄矣。亡者同名。則猶矣。其智彌猶者。其所同彌猶。其智彌精者。其所同彌精。故凡用意。不可不精。夫精。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。成。齊類同。皆有合。故堯為善而衆善至。桀為非而衆非來。商歲云。天降災布祥。並有其職。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。故國亂非獨亂也。又必召寇。獨亂未必亡也。召寇則無以存矣。凡兵之用也。用於利。用於義。攻亂則脆。脆則攻者利。攻亂則義。義則攻者榮。榮且利。中主猶且為之。況於賢主乎。故割地寶器。卑辭屈服。不足以止攻。惟治為足。治則為利者不攻矣。為名者不伐矣。凡人之攻伐也。非為利則因為名也。名實不得。國雖彊大者。曷為攻矣。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。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。

去尤

三曰。世之聽者。多有所尤。多有所尤。則聽必悖矣。所以尤者多。故其要必因人所喜。與因人所惡。東面望者。不見西牆。南鄉視者。不覩北方。意有所在也。人有亡鈇者。意其鄰之子。視其行步。竊鈇也。顏色竊鈇也。言語竊鈇也。動作態度。無為而不竊鈇也。相其谷而得其鈇。他日復見其鄰之子。動作態度。無似竊鈇者。其鄰之子非變也。已則變矣。變也者。無他。有所尤也。邾之故法。為甲裳以帛。公息忌謂邾君曰。不若以組。凡甲之所以為固者。以滿竅也。今竅滿矣。而任力者半耳。且組則不然。數滿則盡任力矣。邾君以為然。曰。將何所以得組也。公息忌對曰。上用之則

民為之矣。邾君曰：善下令。令官為甲必以組。公息忌知說之行也。因令其家皆為組。人有傷之者曰：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，其家多為組也。邾君不說，於是復下令。令官為甲無以組。此邾君之有所尤也。為甲以組而使公息忌雖多為組，何傷也？以組不便，公息忌雖無組，亦何益也？為組與不為組，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，不可不察也。魯有惡者，其父出而見商咄，反而告其鄰曰：商咄不若吾子矣。且其子至惡也。商咄至美也。彼以至美不如至惡，尤乎愛也。故知美之惡，知惡之美，然後能知美惡矣。莊子曰：以瓦投者，翔以鈎投者，戰以黃金投者，殆其祥一也。而有所殆者，必外有所重者也。外有所重者，泄蓋內振。魯人可謂外有重矣。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。及秦墨者之相妬也，皆有所乎尤也。老聃則得之矣。若植木而立乎獨，必不合於俗，則何可擴矣。

聽言

四曰：聽言不可不察。不察則善不善不分。善不善不分，亂莫大焉。三代分善不善，故王今天下彌衰。聖王之道廢絕，世主多盛其歡樂，大其鐘鼓，侈其臺榭苑囿，以奪人財，輕用民死，以行其忿。老弱凍餒，餒夫賸壯，狡汙盡窮，屈加以死虜，攻無辜之國，以索地，誅不辜之民，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。社稷之不危也，不亦難乎？今人曰：某氏多貨，其室培塿，守狗死其勢可冗也，則必非之矣。曰：某國饑，其城郭痺，其守具寡，可襲而篡之，則不非之，乃不知類矣。周書曰：往者不可及，來者不可待。賢明其世，謂之天子。故當今之世，有能分善不善者，其王不難矣。吾不善，本於義。

不於愛。愛利之為道大矣。夫流於海者。行之旬月。見似人者而喜矣。及其暮年也。見其所當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。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。與亂世之民。其去聖王亦久矣。其願見之。日夜無間。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。不可不務也。功先名。事先功。言先事。不知事。惡能聽言。不知情。惡能當言。其與人穀言也。其有辨乎。其無辨乎。造父始習於大豆。蠶門始習於甘蠅。御大豆射甘蠅。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。不徙之。所以致遠追急也。所以除害禁暴也。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。然後能聽說。不習其心。習之於學問。不學而能聽說者。古今無有也。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。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。及應空洛之遇也。孔穿之議公孫龍。翟翦之難惠子之法。此四士者之議。皆多故矣。不可不獨論。

謹聽

五曰。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。一食而三起。以禮有道之士。通乎己之不足也。通乎己之不足。則不與物爭矣。愉易乎靜以待之。使夫自得之。固然而然之。使夫自言之。亡國之主反此。乃自賢而少人。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。聽者自多而不得。雖有天下何益焉。是乃冥之昭。亂之定。敗之成。危之寧。故殷周以亡。比干以死。諄而不足以舉。故人主之性。莫過乎所疑。而過於其所不疑。不過乎所不知。而過於其所以知。故雖不疑。雖已知。必察之以法。揆之以量。驗之以數。若此。則是非無所失。而舉措無所過矣。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。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。斷之於耳而已矣。耳之可以斷也。反性命之情也。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。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。

之所以成也。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。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。太上知之。其次知其不知。不知則問。不能則學。周歲曰。夫自念斯學。德未暮。學賢問。三代之所以昌也。不知而自以為知。百禍之宗也。名不徒立。功不自成。國不虛存。必有賢者。賢者之道。年而難知。妙而難見。故見賢者而不聳。則不惕於心。不惕於心。則知之不深。不深知賢者之所言。不祥莫大焉。主賢世治。則賢者在。上主不肖世亂。則賢者在。下。今周室既滅。而天子已絕。莫大於無天子。無天子則彊者勝弱。衆者暴寡。以兵相殘。不得休息。今之世當之矣。故當今之世。求有道之士。則於四海之內。山谷之中。僻遠幽閒之所。若此。則幸於得之矣。得之則何欲而不得。何為而不成。太公釣於滋泉。遭紂之世也。故文王得之。而文王午乘也。紂天子也。天子失之。而午乘得之。知之與不知也。諸衆齊民。不待知而使。不待禮而令。若夫有道之士。必禮必知。然後其智能可盡。解在乎勝書之說。周公可謂能聽矣。齊桓公之見小臣稷。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。皆可謂能禮士矣。

務本

六曰。嘗試觀上古。記三王之佐。其名無不榮者。其實無不安者。功大也。詩云。有晻淒淒。興雲祁祁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三王之佐。皆能以公及其私矣。俗主之佐。其欲名實也。與三王之佐同。而其名無不辱者。其實無不危者。無公故也。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。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。皆患其家之不富也。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。此所以欲榮而愈辱。欲安而益危。安危榮辱之本在乎主。主之本在於宗廟。宗廟之本在乎民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。易曰。復自道。何其咎。吉。

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。今處官則荒亂。臨財則貪得。列近則持諫。將眾則罷怯。以此厚望於主。豈不難哉。今有人於此。修身會計則可恥。臨財物資盡則為己。若此而富者。非盜則無所取。故榮富非自至也。緣功伐也。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。誣也。無伐功而求榮富。詐也。詐誣之道。君子不由。人之議多曰。上用我則國必無患。用己者未必是也。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。猶有患。用己於國。惡得無患乎。己所制也。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。諄未得治國治官可也。若夫內事親。外交友。必可得也。苟事親未孝。交友未篤。是所未得。惡能善之矣。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。而用其所已得。可以知其所未得矣。古之事君者。必先服能然後任。必反情然後受。主雖過與。臣不徒取。大雅曰。上帝臨汝。無貳爾心。以言忠臣之行也。解在鄭君之問。被瞻之義也。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。此二士者。皆近知本矣。

論大

七曰。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。既足以成帝矣。禹欲帝而不成。既足以正殊俗矣。湯欲繼禹而不成。既足以服四荒矣。武王欲及湯而不成。既足以王道矣。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。既足以為諸侯長矣。孔子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。既足以成顯名矣。夫大義之不成。既有成矣。已。夏書曰。天子之德。廣運乃神。乃武乃文。故務在事。事在大。地大則有堂。祥不庭。政母羣。抵天翟不周。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鼃鼃鱣鮪。商書曰。五世之廟。可以觀。恆萬夫之長。可以生謀。室中之無澤陂也。井中之無大魚也。新林之無長木也。凡謀物之成也。必由廣大眾多長。

久信也。李子曰：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。子母相哺也。姁姁焉相樂也。自以為安矣。竈突決則火上焚棟。燕雀顏色不變。是何也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。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。夫為人臣者，進其爵祿富貴，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，姁姁焉相樂也。以危其社稷，其為竈突近也。而終不知也。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。故曰：天下大亂，無有安國；一國盡亂，無有安家；一家皆亂，無有安身。此之謂也。故小之定也必恃大，大之安也必恃小。小大貴賤，交相為恃。然後皆得其樂。定賤小在於貴大，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，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，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。

呂氏春秋第十四卷

孝行覽第二

孝行

一曰。凡為天下治國家。必務本而後末。所謂本者。非耕耘種殖之謂。務其人也。務其人。非貧而富之。寡而衆之。務其本也。務本莫貴於孝。人主孝。則名章榮。下服聽。天下譽。人臣孝。則事君忠。處官廉。臨難死。士民孝。則耕耘疾。守戰固。不罷北。夫孝。三皇五帝之本務。而萬事之紀也。夫執一術。而百善至。百邪去。天下從者。其惟孝也。故論人必先以所親。而後及所疏。必先以所重。而後及所輕。今有人於此。行於親重。而不簡慢於輕疏。則是篤謹孝道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。故愛其親。不敢惡人。敬其親。不敢慢人。愛敬盡於事親。光耀加於百姓。究於四海。此天子之孝也。曾子曰。身者父母之遺體也。行父母之遺體。敢不敬乎。居處不莊。非孝也。事君不忠。非孝也。莅官不敬。非孝也。朋友不篤。非孝也。戰陣無勇。非孝也。五行不遂。災及乎親。敢不敬乎。商書曰。刑三百罪。莫重於不孝。曾子曰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。五貴德。貴貴。貴老。敬長。慈幼。此五者。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。所謂貴德。為其近於聖也。所謂貴貴。為其近於君也。所謂貴老。為其近於親也。所謂敬長。為其近於兄也。所謂慈幼。為其近於弟也。曾子曰。父母生之。子弗敢殺。父母置之。子弗敢廢。父母全之。子弗敢闕。故舟而不游。道而不徑。能全支體。以守宗廟。可謂孝矣。養有五道。修宮室。安牀第。節飲食。養體之道也。樹五色。施五采。列文章。養目之道也。正六律。絃五聲。雜

八音養耳之道也。熟五穀烹六畜。酥煎調養口之道也。蘇顏色說言語。敬進退養志之道也。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。可謂善養矣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。瘳而數月不出。猶有憂色。門人問之曰。夫子下堂而傷足。瘳而數月不出。猶有憂色。敢問其故。樂正子春曰。善乎而問之。吾聞之曾子。曾子聞之仲尼。父母全而生之。子全而歸之。不虧其身。不損其形。可謂孝矣。君子無行。從步而忘之。余忘孝道。是以憂。故曰。身者非其私有也。嚴親之遺躬也。民之本教曰孝。其行孝曰養。養可能也。敬為難。敬可能也。安為難。安可能也。卒為難。父母既沒。敬行其身。無遺父母惡名。可謂能終矣。禮者。履此者也。義者。宜此者也。信者。信此者也。彊者。彊此者也。樂自順此生也。刑自逆此作也。

本味

二曰求之其本。經旬必得。求之其末。勞而無功。功名之立。由事之本也。得賢之化也。非賢其孰知乎事化。故曰其本在得賢。有佚氏女子採桑。得嬰兒于空桑之中。獻之其君。其君令婦人養之。察其所以然。曰其母居伊水之上。孕。夢有神告之曰。曰出水而東走。毋顧。明日視。曰出水。告其鄰。東走十里。而顧其邑。盡為水。身因化為空桑。故命之曰伊尹。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。長而賢。湯聞伊尹。使人請之。有佚氏不可。伊尹亦欲歸湯。湯於是請取婦為嬀。有佚氏喜。以伊尹為媵。送女。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。無不在。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。無不行也。相得然後樂。不謀而親。不約而信。相為殫智竭力。犯危行苦。志歡樂之。此功名所以大成也。故不獨士有孤。

而自恃。人主有奮而好獨者。則名號必廢。社稷必危殆。故黃帝立四面。堯舜得伯陽續耳。然後成。凡賢人之德。有以知之也。伯牙鼓琴。鍾子期聽之。方鼓琴而志在太山。鍾子期曰。善哉乎鼓琴。巍巍乎若太山。少選之間。而志在流水。鍾子期又曰。善哉乎鼓琴。湯湯乎若流水。鍾子期死。伯牙破琴絕絃。終身不復鼓琴。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。非獨琴若此也。賢者亦然。雖有賢者。而無禮以接之。賢奚由盡忠。猶御之不善。驥不自千里也。湯得伊尹。被之於廟。爨以燿火。鬻以犧豕。明日設朝而見之。說湯以至味。湯曰。可對而為乎。對曰。君之國小。不足以具之。為天子然後可具。夫三羣之蟲。水居者腥。肉攫者臊。草食者羶。臭惡猶美。皆有所以。凡味之本。水最為始。五味三材。九沸九變。火之為紀。時疾時徐。滅腥去臊除羶。必以其勝。無失其理。調和之事。必以甘酸苦辛鹹。先後多少。其齊甚微。皆有自起。鼎中之變。精妙微纖。口弗能言。志弗能喻。若射御之微。陰陽之化。四時之數。故久而不弊。熟而不爛。甘而不濃。酸而不酷。鹹而不減。辛而不烈。澹而不薄。肥而不膩。肉之美者。腥腥之唇。雜糴之炙。雋鱸之翠。述蕩之擊。旌象之約。流沙之西。丹山之南。有鳳之九。沃民所食。魚之美者。洞庭之鱖。東海之鮓。醴水之魚。名曰朱鬣。六足有珠。百碧。蘆水之魚。名曰鱣。其狀若鯉。而有翼。常從西海夜飛。游於東海。菜之美者。崑崙之蘋。壽木之華。指姑之東。中容之國。有赤木玄木之葉焉。餘薈之南。南極之崖。有菜其名曰嘉樹。其色若碧。陽華之芸。雲夢之芹。具區之菁。浸淵之草。名曰土英。和之美者。陽樸之薑。招搖之桂。越駱之菌。鱣鮓之醢。大夏之鹽。宰揭之露。其色如玉。長澤之卵。飯之美者。玄山之禾。不周之粟。陽山之

襟南海之柜。水之美者。三危之露。崑崙之井。沮江之邱。名曰搖水。曰山之水。高泉之山。其上有涓泉焉。冀州之原。果之美者。沙棠之實。常山之北。投淵之上。有百果焉。羣帝所食。冀山之東。青島之所。有甘櫨焉。江浦之橘。雲夢之柚。漢上石耳。所以致之。馬之美者。青龍之匹。遺風之乘。非先為天子。不可得而具。天子不可彊為。必先知。知道者。止彼在己。已成而天子成。天子成。則至味具。故審近所以知遠也。成己所以成人也。聖王之道要矣。豈越越多業哉。

首時

胥時作

三曰。聖人之於事。似緩而急。似遲而速。以待時。王季歷困而死。文王苦之。有不忘美里之醜。時未可也。武王事之。夙夜不懈。亦不忘玉門之辱。立十二年。而成甲子之事。時固不易得。太公望東夷之士也。欲定一世而無其主。聞文王賢。故釣於渭以觀之。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。客有言之於子光者。見之而惡其貌。不聽其說而辭之。客請之。王子光曰。其貌適吾所甚惡也。客以聞伍子胥。伍子胥曰。此易故也。願令王子居於堂上。重帷而見其衣若手。請因說之。王子許。伍子胥說之。半。王子光舉帷。搏其手而與之坐。說畢。王子光大說。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。必王子光也。退而耕于野。七年。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。任子胥。子胥乃修法制。下賢良。選練士。習戰鬪。六年。然後大勝楚于柏舉。九戰九勝。追北千里。昭王出奔隨。遂有郢。親射王宮。鞭荊平之墳三百。鄉之耕。非忘其父之讐也。待時也。墨者有田鳩。欲見秦惠王。留秦三年而弗得見。客有言之於楚王者。往見楚王。楚王說之。與將軍之節。以如秦。至因見惠王。告人曰。之秦之道。乃

之楚乎。固有近之而遠。遠之而近者。時亦然。有湯武之賢。而無桀紂之時。不成。有桀紂之時。而無湯武之賢。亦不成。聖人之見時。若步之於影。不可離。故有道之士。未遇時。隱匿分竄。勤以待時。時至。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。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。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。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。故聖人之所貴。唯時也。水凍方固。后稷不種。后稷之種。必待春。故人雖智。而不遇時。無功。方葉之茂美。終日采之而不知。秋霜既下。眾林皆靡。事之難易。不在小大。務在知時。鄭子陽之難。獼狗潰之。齊高國之難。失牛潰之。衆因之以殺子陽。高國當其時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。而況乎以人為唱乎。饑馬盈廐。嘆然未見芻也。饑狗盈窖。嘆然未見骨也。見骨與芻。動不可禁。亂世之民。嘆然未見賢者也。見賢人。則往不可止。往者非其形。心之謂乎。齊以東帝困於天下。而魯取徐州。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。而衛取繭氏。以魯衛之細。而皆得志於大國。遇其時也。故賢主勇士之欲憂黔首者。亂世當之矣。天不再與。時不久留。能不雨工。事在當之。

義賞

四曰。春氣至。則草木產。秋氣至。則草木落。產與落。或使之。非自然也。故使之者至。物無不為。使之者不至。物無可為。古之人。審其所以使。故物莫不為用。賞罰之柄。此上之所以使也。其所以加者義。則忠信親愛之道彰。久彰而愈長。民之安之若性。此之謂教成。教成。則雖有厚賞嚴威。弗能禁。故善教者。不以賞罰而教成。教成而賞罰弗能禁。用賞罰不當亦然。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。久興而不息。民之懼之若性。戎夷胡貉。已越之民。是以雖有厚賞嚴罰。弗能禁。郢人之以

兩版垣也。吳起變之而見惡。賞罰易而民安樂。民羗之民其虜也。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。皆成乎邪也。故賞罰之所加。不可不慎。且成而賊民。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。召咎犯而問曰。楚衆我寡。奈何而可。咎犯對曰。臣聞繁禮之君。不足於文。繁戰之君。不足於詐。君亦詐之而已。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。雍季曰。澤竭而漁。豈不獲得。而明年無魚。焚藪而田。豈不獲得。而明年無獸。詐偽之道。雖今偷可。後將無復。非長術也。文公用咎犯之言。而敗楚人於城濮。反而爲賞。雍季在上。左右諫曰。城濮之功。咎犯之謀也。君用其言。而賞後其身。或者不可乎。文公曰。雍季之言。百世之利也。咎犯之言。一時之務也。焉有以一時之務。先百世之利者乎。孔子聞之曰。臨難用詐。足以却敵。反而尊賢。足以報德。文公雖不終始。足以霸矣。賞重則民移。民移之則成焉。成乎詐。其成歟。其勝敗。天下勝者衆矣。而霸者乃五。文公處其一。知勝之所成也。勝而不知勝之所成。與無勝同。秦勝於戎而敗乎殽。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。武王得之矣。故一勝而王天下。衆詐盈國。不可以爲安。患非獨外也。趙襄子出圍。賞有功者五人。高赦爲首。張孟談曰。晉陽之中。敕無大功。賞而爲首。何也。襄子曰。寡人之國危。社稷殆。身在憂約之中。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。惟赦。吾是以先之。仲尼聞之曰。襄子可謂善賞矣。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。爲六軍則不可易。北取代。東迫齊。令張孟談踰城潛行。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。斷其頭以爲觴。遂定三家。豈非用賞罰當耶。

五曰。凡治亂存亡。安危彊弱。必有其遇。然後可成。各一則不設。故桀紂雖不肖。其亡。遇湯武也。遇湯武。天也。非桀紂之不肖也。湯武雖賢。其王。遇桀紂也。遇桀紂。天也。非湯武之賢也。若桀紂不遇湯武。未必亡也。桀紂不亡。雖不肖。辱未至於此。若使湯武不遇桀紂。未必王也。湯武不王。雖賢。顯未至於此。故人主有大功。不聞不肖。亡國之主。不聞賢。譬之若良農。耕土地之宜。謹耕耨之事。未必收也。然而收者。必此人也。始在於遇時雨。遇時雨。天地也。非良農所能為也。越國大饑。王恐召范蠡而謀。范蠡曰。王何患焉。今之饑。此越之福。而吳之禍也。夫吳國甚富。而財有餘。王年少。智寡材輕。好須臾之名。不思後患。王若重幣卑辭。以請糴於吳。則食可得也。食得其卒。越必有吳。而王何患焉。越王曰。善。乃使人請食於吳。吳王將與之。伍子胥進諫曰。不可與也。夫吳之與越。接土鄰境。道易人通。仇讐敵戰之國也。非吳喪越。越必喪吳。若燕秦齊晉。山處陸居。豈能踰五湖九江。越十七阨。以有吳哉。故曰。非吳喪越。越必喪吳。今將輸之粟。與之食。是長吾讐。而養吾仇也。財賄而民恐。悔無及也。不若勿與。而攻之。固其數也。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。且夫饑。代事也。猶淵之與阪。誰國無有。吳王曰。不然。吾聞之。義兵不攻服。仁者食饑餓。今服而攻之。非義兵也。饑而不食。非仁體也。不仁不義。雖得十越。吾不為也。遂與之食。不出三年。而吳亦饑。使人請食於越。越王弗與。乃攻之。夫差為擒。楚王欲取息。與蔡。乃先得善蔡侯。而與之謀。曰。吾欲得息。奈何。蔡侯曰。息夫人。吾妻之妹也。吾請為響。息侯與其妻者。而與王俱。因而襲之。楚王曰。諾。於是與蔡侯以響。禮入於息。因與俱。遂取息。旋舍於蔡。又取蔡。趙簡子病。召太子而